

蘭駢館日記

起光緒二十年甲午下訖二十一年乙未

澗

于

日

記

蘭駢館日記甲午三

六月初一日雨

同悔若容民難談竟日倭韓消息甚惡也得子涵書李怡庭目都全

閱新舊唐書合鈔晦若極稱廿更四譜賜之殊未愜心按沈東甫炳震錄世居竹墩家門極盛與弟幼牧豎膺司科

之薦沈文憲謂當時以科若為東南用者乃台試仍不遇浩然而錄後錢香樹以合鈔進呈校勘唐書史館果

之其弟炳堯繹庵字著有補江表經易牧名炳誼以五法九

初二日雨

獻夫來

房杜為唐創業元臣願子孫均不振殆以武明之故也當時
隱巢相偏執而廢之六正是矣何至誅及其裔實為淫刑以
逞遺愛既以主故奪兄封爵後以謀反伏誅楚客復為
魏王泰潛結於臣用事者說泰子為嫡嗣以兄晦有佐命
功免死廢于家夫楚客能勸晦救淹而勸泰子承乾構畔
豈非習見晦之廢太宗兄弟耶晦子構六中事不福皆房
杜目遺之殃耳

初三日雨

夜過晦若

光武諸將余竊喜大耿及曹操將篡耿化為操所敵異獨能
與太醫令吉平出相司直韋況等謀起兵誅操事泄石虎
亡是見故家遺俗之盛所謂與漢興衰者不獨大將軍二人
將軍九人及列侯尚主九卿刺史之不替也余嘗與十三將軍
追賊至湖東及平谷遂窮追於石平無終土垠之間正
後靡而還遂著於軍功於吾里後余還鄉常達厥
祀立以耿付證之石平治石在土垠可知

初四日雨

雨中無事臨樂毅論一通快雪堂源榻也

余求沈繹旃水經不可得之張三悅匪學水經釋地以今地證古地

殊鵠實即以京東論之以陳宮山爲雲洞而以觀鵠爲密雲

又以土垠屬永平城西南以此類不一而是有以昧打匠者亦

謂無知妄作矣余嘗有以意歛以水經爲涉於山溝渠者

程氏及地志繁徵傳引爲一書附於水經之下以補水經之

明以糾郡邑之疎然身未行万里而半天下不敢涉筆也即

全校以傳之未盡善盡美耳

初五日夜雨

衛達三吳樂山來初議師出平壤達三頗奮勇請行及聞倭船游弋大同江下汝昌不敢出巡衛六中沮忿晚晦若來話

宋熙寧四年高麗始通貢先是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願備礼朝貢拯以河渭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宦侍郎等由登州入貢復與中國通按宋欲謀遼而徒結援於高麗此空言耳其時水師未能精練詳見本坡奏議中沿邊布置未密和云不違而欲結外援以圖無隙

之遼實為迂論時新法方盛張大主以為觀勝身然在今
日而論救國遼東非至護於鮮不可朝鮮折而入倭則
劫海去其半不但遼瀋處之可通彼以師船出沒於登旅
間即天津山東亦無安枕之日矣然則今之高麗不獨視
為股肱直當視為一臂也其大有以漢江口及大同江為
要隘唐之平百濟自熊津入平高麗自渭水入其明證也
海軍既以索之水師舍而趨平壤則彼之犯我由海道
逸而止近我之護於鮮由山道而止迂又僅以驕蹇之操臣
刻薄之鎮將當之惟不可用也

初六晴

獻夫來得高陽復書

志雅堂雜抄殊項碎無足取所云華亭市上一物如楠無底

非木非竹非錢非石一老商久為海井所竟是不平非石乎

竟不能詳以妄談耳又紀子昂說以雪徑為面綢絹片酥於

麪糊亦微不脫則真以米粉作糊豈不省事何取此徑為糊乎

迂項可夫又云以粉作糊以則近人皆用之矣聞記徑史相極淺

陋無異兔園冊子其人特今之骨董家而已士大夫以二精妙以

為秘本甚無謂也

所見乃余家刻本亦有抄本一冊

初七日晴

晨過伯平草堂一飯是日俄使來和議無成合肥甚憤始決用兵意然陸軍無帥海軍諸將無才殊可慮也

後漢書南單于於漠北遺書實憲古鼎客五年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永保用憲乃上之安得如此乃舍此鼎非單于偽造即班固堅妄釋以五字耳近日稱鍾鼎者大率類此也夫識古字而不惑於古瓶者其快於張系之之辨如鼎自東京以來承尋遠識又漢興亦然之後古瓶之作偽者多矣

初十日晴

查孫來同晦若容民談

初九日晨起風雨

黃臣翰香先後來已刻內人患霍亂吐瀉重作竟至昏暈
既受夜涼復因怕夫人忌日在途思深痛迫也急延醫服藥援
援竟日寄九弟書

初十日晴

怕夫人三周年至經堂一行得安圖及廉生書

十一日晴

閏下月已

甲午下

五
豐潤張氏潤

質臣采合肥云各國以漢城仁川均商岸勒令日本撤兵和局可成果
不則東方和戰之權西人操之亡中國之恥也而譯署欣之莫可收
無事之福時部撥的餉三百萬上意蓋主戰云

十二日晴

家忌未見一客

十三日晴

復廉生書夏太守敬頤自廣西來

字養泉軍見之內兄也

樊州同恭

齊字銘叔舉人自都來赴江蘇黃臣來談和局受調兵案

介軒之弟

十四日晴

寄姪姪書花農米三日亢熱之至內人小痛

十五日晴夜有微風

開都中雷雨平地水深數尺

晦若約談賈制壇來奉召募八營之策也翰香銘牀均至

十六日晚雨

黃臣來族人佩絲全屬四里取先輩錄遺卷午後陳景

熙約大埔李賢森

字穀生鼎鎮士成宏

來詢狀鮮形勢李夸証

不及陳之確實也得廉生書並律心一部藥秋六有書至

十七日雨

四无忘日夜倉肥示權碑會疏有和意時翁李上詠入集誠

也十三日所派十四日復奏

十八日陰時作急陣

晦若果獲仙蘅書並屬代致律例根源首臣過談

十九日晴

以奕秋書及琴友所寄各件由三晉源寄惠人仲彭來話

二十日晴

獻夫翰香首臣均來晦若果詢倭韓消息高陽王專及來

六詢東事夜表慰廷目朝鮮回

二十日晴

搏霄魁廷均來復高陽書

二日晴

誼卿自蘇州至夜劇秀才燕辭行回東應試

沈端恪遺書勵志錄云有一前輩潔己而不求人解予曰有不
官則可若居大位而以激揚為先養惡害好仁是己之不潔佩
綸謂此弊處大位者犯之最多其實不求人獎即居小官不可不
官不察吏役家丁之與必累其名矣豈獨此哉居家而不求獎
則不能濟家求友而不察與則必遭損友要在臨日厚而首
責人斯可耳不求人獎而徒務求己自之潔耳

又云華亭周荆山謂余云錢虞山初學某君子之女有某某小令
文以說白佩綸令端恪又云虞山初附本林叔其女可觀迨其敗
名喪節則文之趨下又見文章不可倚為此即余以人論文
品之淺也

又云後世多訾議王弼州文宗其弼州氣節才品極高以其扶
持排山一節已見梗堅非震川所能及文稍凌波必震川
而議論不足於道紀載無關於流亂興衰之迹則必尋常
在周之作耳其中豈有物哉又論震川昭信之張貞公一
篇為日意即修宋史亦不能佳識力均卓絕也

二十三日晴

誼卿來談午後啟之過語以慰廷所上條議見示晚始行由南來

二十四日晴

陳景熙

志先

及姜翰卿桂題

程平齋

允和

來程由牙山至詢以朝

鮮情形誼卿來談午後聞牙山運兵三船被襲濟遠奔回廣之說

後操江被擄高州可載千二百人及洋貨漢伯根兩營皆相殘合

肥台談慨歎而亡悔若容氏兩米

二十五日大雨

讀後漢書竇融傳融遷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兵入朝在功臣之

右容統辭氣界恭已甚數辭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正
諫范史稱其放遠權寵諫可謂智願遜位不獲正於策
免旋行術尉又以就職未免為蛇面是既而兄子林以罪誅
倉皇乞骸歸第而年老子幼繼誕不仕至於交通輕薄屬
托郡縣干亂政事馴至穆等相免宦家屬誅故郡而隻
身獨留京師豈非多害多辱哉融嘗疏言之性頑鈍
必令親王父見誠化而穆等所為又豈稍通經義者此
固諸子之不善也融年衰忘位有以政之豈若高密教
子一經之為善處功名哉甚矣融不得為智